

俠雙崩苗

原名《黑蚂蚁》

还珠楼主 著

三秦出版社



目 录

一	穷途遇救入蛮荒·····	(1)
二	森林之花·····	(19)
三	椰树林中听狮吼 月明林下起蛮讴·····	(40)
四	容易渡良宵 转眼间杨柳岸晓风残月·····	(59)
五	凶犀过境·····	(72)
六	奇景初呈·····	(85)
七	口袋谷烈火炼群犀·····	(101)
八	蟒窟中的香涎·····	(117)
九	苗峒惊变·····	(127)
十	绝怜弱质无双女 旧约三生愿已虚·····	(142)
十一	报亲仇忍痛嫁蛮王·····	(161)
十二	智伏神巫·····	(179)
十三	森林中的危机·····	(193)
十四	刻骨相思谁与诉 连床赖有素心人·····	(213)
十五	恐怖开场·····	(234)

十六	森林鬼啸狮声魅影·····	(250)
十七	花影当窗人未起 枝头好鸟叫春晴·····	(268)
十八	食人恶魔·····	(280)
十九	杀人崖旁的奇景·····	(327)
二十	古洞中的凶人·····	(342)
二十一	戮凶顽义释白衣女·····	(360)
二十二	地叱天鸣欣逃烈火 泉甘土沃又警凶蜚·····	(379)
二十三	树皮警报·····	(398)
二十四	问真情森林涉险·····	(410)
二十五	毒蚁围攻·····	(427)
二十六	悲欢离合·····	(442)

一 穷途遇救入蛮荒

云南腾越西南的滇缅交界，崇山峻岭绵亘杂沓，溪流泉瀑纵横交错，其中都是亘古无人的荒山野地，森林甚多，往往回环数百里不见天日。除却林中藏伏的各种毒蛇猛兽之外，更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虫蚁，俱都凶毒已极，沼泽间的瘴气又重，休说孤身行旅，便是大队人马，带了兵器食粮，想要横冲过去也办不到。为有种种危险灾害，常人从来不敢深入。

但这里面财富甚多，非但珍贵药材兽皮多到无数，更有黄金石油等好些天然富源埋藏在内。一些贪利的苗夷土人，把那片森林认作衣食父母，虽不敢犯了奇险，深入腹地，每当雨季过后，也常结伴裹粮入内，大都走进个十里八里，将所采掘猎取的贵重物事得到手中，立时急赶回来。每去之先，都是战战兢兢，戒备甚严，一路东张西望，探索前进。一经得手，上了归途，便如死里逃生，去之惟恐不速。

这类古森林中，多是千百年以上大树，上面枝叶重叠交错，互相盘结，密压压难得见到一线天光，光景昏暗。许多地方，非人的目力所能看出。那林木最密之区，暗如深夜，静沉沉不透风雨。去时带有特制的灯火，从头到脚均有防御。这一往返，照例不眠不休，稍为耽搁时久，便择空旷之处分班小睡。睡时人用特制大皮囊吊向树上，外面放上许多专避蛇虫

的草药，另由不睡的人代为守望，这样比较虽要减少一点劳苦，可是人少不行，还要去过多次，识得地理，或由常时往来森林的老土人做向导，才能办到。否则，林中树木十有八九相同，终年黑暗，又无日夜之分，稍一疏忽便认不出东西南北，一旦迷路，便活活困死在内；又易着火，那几处休息停留之地，常人先寻不到。就这样一个不巧，遇到毒蛇大蟒，或是林中潜伏的猛兽，仍难免于伤亡，能够保得全数平安归来的，简直极少。

其实，土人拚了性命，卖尽苦力，所得十九被人巧取豪夺了去，落到手里的并没有多少。遇到雨季，连衣食都混不上，能获小康的，千百人中，也挑不出几个。

自来采办林中物产的，多是几个土豪猾商主持其事，在国境交界设肆交易。有那心稍平一点的，专收零星土人自家拚性命换来的林中物产，虽然计物所值，所给不足八之二三，把人家应有利益，几于全数剥削了去。土人多半勤劳耐苦，长于冒险，年月一多，还能积蓄起来，顾全衣食，偶在无意之中，采掘到几样珍贵之物，更是运气。为了言语不通，天性诚朴，受欺已久，只要肯卖力气，一样可以成家立业，习久相安。

那些猾商，虽有心计巧取，不劳而获，彼此交易尚凭心愿，除同行暗中勾结，一家不要家家不收，故意挑剔，颠倒贵贱，使前后物价不同，骗取暴利而外，尚无打骂欺凌强夺之事。那极少数的小康之家，便由此成立。

那被土豪恶霸雇用，或用巧计骗卖为奴的土人，却是凄惨已极。非但多么贵重之物都要全数交上，平日还要受那鞭打虐待。所得不多，或是空手回来，打完一顿藤鞭，连饭都不许吃饱。遇到雨季，还要代主人耕种土地，终岁劳苦，直到老死，或在森林之中被毒蛇猛兽咬死了事，永无翻身之日。

土人偏又迷信鬼神，只要受雇为奴，均被主人威胁利诱，使其杀鸡折箭，立下重誓，明明受尽虐待压榨，心中悲苦，但极少逃亡反抗。而这些坐享现成的豪霸，全都富比王侯，威势惊人。

有那最工心计的，惟恐土人怀恨，见到珍贵物产，故意不为取回，只采掘一些不值钱的寻常东西回来敷衍，并且还聘有武师打手和有本领的恶奴，监督前往，果然所得更多。于是大家学样，都用重金厚礼，聘请有本领的人相助，领了土人，入林觅取。这般领头的武师恶奴，大多贪残凶横，地在国境交界，深山之中，又无人管，稍不如意，随便杀死，任性鞭打，更不用说本身还要袖头、隐没一些。聪明一点的土人，知道巴结，寻到贵物偷偷献上，几次过去，讨得欢心，样样均可随便，还好一点。忠厚一点的便吃足了苦头。

可是那森林方圆好几百里，地，在高丽贡山西南、黄工岭深山之中，人能走进去的只有一条路。为了形势奇险，休说林内，便那来路山口，数十里山径野地，也是奇禽猛兽、毒虫蛇鳞出没之区，危机四伏，一不小心，照样送命。照例第一天赶到森林边界，在附近山洞中住上半日，养好精神，再往林中走进，沿途采掘猎取，直到一片能透天光、广约数十亩的湖荡旁边为止。前面林木越密，无法再进，从来无人走进十里以外。本来是做这一行苦业的，不是土人，便是苗獠蛮子，没经过的人，也受不了那样艰险劳苦。

主持中，最有名的人，号称四大家。三大家均是云南省的富豪。内有一家姓孟的，乃金牛峒的土司，为首峒主，名叫孟雄，据说是诸葛武侯所擒蛮王孟获之后。虽是苗蛮，因其娶有一个续弦妻室，名叫牛凤珠，原是一个客死异乡的镖师之女，生得十分美貌，平日爱若性命，渐渐染了汉人风俗，也颇欢喜

汉人。所居原在腾越城外山野之中，为了性喜打猎，时带爱妻常往森林边界猎取鸟兽，偶然也同土人入林探险，采取黄金药材之类。但他另有地方，与另三家去处不同。

这日孟雄打猎回来，因听有一贵官去往峒中拜望，忙带几骑人马当先赶回。牛凤珠率领大队人马随后跟去，中途遇见大雨，去往庙中暂避。刚一坐定，便见四个官差拿了弓刀，冒着大雨，往殿旁驰进。随听和尚说来人是追两个逃犯，听说犯人武功颇好，只为生有重病，又受官刑，刚由邻县押往省城投案，不知怎会被他逃走，来到庙后厨房内，偷吃了些东西，藏向草堆里，被人看见，知道早来搜捉逃犯之事，恐受连累，前往报信，如今官差赶来，就要捉去等语。

凤珠见那官差，还有三人，拿着两副枷锁，看去又重又大，守在对面廊下，一个个横眉竖目，其势汹汹，看来已不顺眼。那三个该死的官差，又朝凤珠不时指点说笑，以为对方是苗家妇女，说笑无妨，不料犯了凶星。凤珠见那三人似在评论自己头脚，神态轻狂，鬼头鬼脑，本就有气，想要发作，忽听鞭打喝骂之声，转眼一看，乃是两个少年犯人，已被先四官差用铁链锁住，连打带踢，在大雨地里，横拖倒曳，喝骂而来。那两少年俱都面有病容，被人反拷双手，带了锁链，身上衣服也被打破，露出白肉红伤，有的地方业已见血，骨头却硬，也在厉声回骂。听那口气，仿佛为抱不平，打伤豪绅狗子，被对头诬良为盗。别的人声杂乱，没有听清。不由起了同情之念，二次想要发作。和尚正送茶来，笑说：“这两人把省城将军的女婿打伤，此去休想活命，两个穷人，敢和富贵人家作对，胆子也太大了。”

凤珠闻言，心中一动，又见两犯人业被官差带上重枷和脚镣手铐，正在打骂议论。内一少年犯人骂得最凶，连挨了好

几十鞭，仍不住口。为首官差，非要打得他住口才罢。余人正在做好做歹，看意思似因案情重大，恐生意外，乱哄哄正闹成一团。恰巧另一少年犯人，好似力竭声嘶，倚在壁上，朝众官差怒视，偶然也跟着骂上几句。忽然回过头来，凤珠正立殿前廊下注视，双方目光，恰巧相对，忙用二指按着嘴唇，使一眼色，将头微摇。少年犯人立时会意，忙将同伴碰了一下，嘴皮微动，也不知说些什么，二人同时住口，不再咒骂。众官差也自停手，一官差假装好人，并且还和尚讨了碗茶水递过。由此目光一齐转向正殿这面，神情越发轻薄，交头接耳，说笑不休。

凤珠所带蛮兵，均在偏殿避雨，身旁只有四个贴身蛮女。主仆五人本就年轻貌美，南荒天热，穿的又是蛮装。凤珠原是汉人，还好一些，那几个苗女，年纪既轻，周身又未穿什么衣服，只上身一件云肩遮着双乳，下面一条莲叶短裙，一身雪肤花貌，倒有大半裸露在外。这般虎狼色鬼一样的官差，调戏民间妇女本是家常便饭，越看越起劲。为首两个，竟绕着长廊走向正殿，来找便宜。总算和尚看出不妙，在旁警告，同时瞥见偏殿之中，矛影刀光，和一些奇装异服、貌相凶猛的蛮兵，想起孟家土司的威名，连当地官府俱要怕他几分，这几朵鲜花，都有毒刺，招惹不得，这才息了妄念。

南荒暴雨，照例来得快，去得也速，下时仿佛天河倒倾，瀑布也似，一阵风过，当时云散雨收，满地奔流，转眼都尽，头上天色反更鲜明。这时，日色业已偏西，天是一色澄碧，只有小小两片白云，在天边缓缓浮沉，殿前花树上，雀鸟交鸣，繁阴满地，大雨之后，甚是凉爽。天一放晴，对面官差便押了犯人起身。

凤珠见那两个少年，业已疲惫不支，拖着数十斤重的重枷

重锁，一颠一拐，踏着地上雨水，走得十分狼狈，越发激动义愤，忙命心腹蛮女暗下密令，先命几个蛮兵偷偷尾随下去，看其是否就此起身，还是送往衙门囚禁。等人去后，又故意与和尚谈了一会，方命备马起身。刚被和尚送出，走不多远，便遇蛮兵回报，官差因省里催提犯人太紧，早来被他逃走，又耽搁了半日，现已准备连夜起身，但见犯人伤病均重，恐其死在途中无法交差，现正想雇轿马。无奈土人知道他们一向不给钱，饮食自备，还要打骂，得到信息，是有马的全都逃走。太阳已快落山，市集早散，正在为难，向人打听谁家有马和车轿，想抓官差等语。

凤珠原意打听明了下落，回去逼着丈夫，用金银去向官府行贿买放，一听这等说法，再想起那些官差的可恶，忽起杀机，立时喊过四个精明强悍的蛮兵，令将衣装换掉，扮作赶集回来的熟苗，带上几匹马，分为三起，先装路过，对方一问，便讲生意。这些狗差，必当苗人好欺，一说必成，等他上马，假说抄近，引往野外树林之中除去，将这两人救下。说完，蛮兵带了几个同伴和十三匹马，照着所说，分成三起，往前走去。凤珠知道对方步行，又带了两个有伤病的犯人，决走不快，回顾来路，人家庙宇均在坡后，并无人迹，便将手一挥，带了手下三四十个蛮女蛮兵，绕往前面荒野树林之中，埋伏等候。

那两少年，一名王翼，一名时再兴，上辈均是前朝遗民，由蜀西故乡逃来腾冲附近莲山隐居，种了几亩薄田，因奉先人遗命，虽然读书习武，并不求取功名，专以耕田度日。农家生活，本极勤苦，二人少年好友，又都慷慨好义，欢喜扶危济困，爱打不平。当地邻近滇缅交界，虽极偏僻，却住有一家姓金的豪绅，本是熟苗，改土归流，业已多年，家财豪富。弟兄

二人，各有一点功名，因妹子生得美貌，经人拉拢，送与省城将军为妾，非常得宠，恰值正妻病故，又扶了正，当年两郎舅又结了亲家。经此一来，金氏弟兄威势越大，横行城市，无所不为。

王、时二人，住处离金家二龙庄有三四十里，平日虽有耳闻，心中愤恨，无如强弱相差太甚，相隔又远，从未见过，也就不以为意。为了耕田所得，不够食用，这日同往山中打猎，归途遇见一个穷苦苗人，号哭飞奔而来，拦住一问，才知那苗人蓝山，在山中得了一大块麝香和别的贵药，正在高兴，想往市场上去换两丈花布、几斗米吃，不料被金家狗子小阎王金文郎出来打猎撞见，硬说他是偷盗而来，强夺了去，还要鞭打。蓝山跑得极快，业已逃走，因舍不得那块麝香，逃时气不过，咒骂了几句。狗子大怒，带人由后追来，因与二人相识，知其肯帮苦人出力，哭求相助。话还没有说完，狗子已带了几个恶奴赶到。二人到底少年气盛，一时激动义愤，迎上前去，因见对方人多，心想擒贼擒王，一出手，先将狗子擒住，打了一顿，立逼狗子，将所夺麝香，还有一大块茯苓，一齐还与蓝山，并令恶奴退远，立下重誓，不再欺压善良，方始罢休。狗子迫于无奈，只得照办，众恶奴也被吓退，不敢上前，白吃了一顿苦头，带着重伤，哭了回去。

金氏弟兄只此独子，闻报大怒，当夜便与官府商计，买盗攀脏，说二人是杀人强盗，将人捉去，关在监中。因当地官府心肠较软，虽不肯驳他面子，终觉二人不过少年喜事，好打不平，罪不至死，不肯往死里办。二人也不肯招，金氏弟兄心疼狗子，又因多年威望，连家中养的狗，都无人敢于欺侮，这两人如此大胆，将狗子打成重伤，如不杀以立威，面子难看，因恨地方官不肯尽心，连夜命人骑了快马去往省城告

知妹子，强着妹夫派人将这两个犯人提往省城当强盗办。那将军本就惧内，狗子又是他新选中的女婿，闻报大怒，哪还管什么伤天害理，立发令箭火牌，专差来提，准备押到省城，严刑处死。二人虽因那官不肯造孽，没问成死罪，受刑也不甚重。但是钱可通神，在牢中困了数月，吃了不少苦头，天气又热，本得有病，来的官差狐假虎威，再一虐待，途中非打即骂。

这一日一早，行经腾越城外，二人自知此去必死，忽然乘隙逃走，饥疲交加，人又有病，四肢无力，好容易扭断枷锁，逃出毒手，余力已尽，一路掩藏，逃到庙的后面，越墙进去。在厨房中偷吃了点东西，藏向草堆之中，被和尚发现。满拟出家人必肯方便，自己周身是伤，病还未愈，也实在走不动，正向和尚商量暂避一日，不料其暗中已去引了人来。二人带上重枷镣铐，知无幸免，走时悲愤填胸，还口喝骂，又捱了一顿毒打，越发寸步难行。走出不远，两次想要自杀，均被官差拦住，看出伤病太重，恐在途中死去无法交差，这才改说好话，一面到处寻找车马山轿。

无奈这些土人均怕应官差，是有车轿骡马的，纷纷藏避。天已不早，正在路旁为难，一面命人去往左近民家，打听轿马，忽见两个熟苗，骑马走过，身后还有三匹空马，忙即喊住。

苗人原是蛮兵假扮，知道这些官差言而无信，恐被识破，开口便要大价，并说后面还有伙伴，共有十来匹马，钱少却不肯去，又只肯送出七八十里，远了不去。众官差表面全都答应，准备到了前途，再用官家势力威逼。果然不多一会，又有熟苗带了空马走过，连苗人所骑，共是十三匹马。内有两个苗人，推说急于回家，各自走去。众官差那知厉害，因听闻

行苗人说有小路可以绕走，要近得多，免得错过宿头，想乘夜凉多赶点路，早日回省讨主人喜欢。心想，自己共有七人，多半都会武艺，不怕苗人闹什么花样。说定，便由苗人引路起身。王、时二人已被绑在马上，一口气跑出十多里。

众官差中，有一老年捕快，比较机警，觉得山径险恶，树林甚多，荒野无人。又见二苗人动作轻快，看去颇有力气，一前一后，不时用苗语互打招呼，面带诡笑，心中生疑，纵马向前，厉声喝问：“你这苗狗，把我们领到哪里去，如何这样荒凉，想作死么？”

苗人还未及答，前去二苗，突由林中迎面飞驰而来，见面也不理人，与当头苗人微一招呼，便纵马反身驰去。

老捕看不不妙，正喊：“诸位总爷弟兄留意，快些将马勒住，取出兵器准备，这几个苗狗，不是好人。”忽听林中，芦笙吹动，众官差也全警觉，耳听身后哈哈大笑，回头一看，四方八面均有蛮兵拥出。

为首官差和那老捕快，看出来人与庙中所遇蛮兵一样装束，还当方才说笑所闯的祸，妄想打着官家旗号上前分说。刚把马头一勒，耳听飐飐连声，内有三人首先应弦而倒，老捕快也中了一箭。紧跟着，好几十个蛮兵蛮女，各持刀矛弓箭如飞驰来，当头一骑，正是庙中所见为首苗妇，带了四名苗女，已抢到王、时二人面前，纷纷动手，斩断绑绳，将人救下。下余蛮兵，不容分说，杀上前去，矛箭齐施，众官差倒被杀死了六个，老捕也在其内。只为首官差，武功较好，勉强冲出重围，正往前面飞逃，迎面忽又飞来一口尖刀，正中面门，哎呀一声，翻倒马下，苗兵也由后面追到，当时杀死。

那用飞刀的，正是王、时二人所救苗人蓝山，因知二人为他受罪，对头还在派人到处提他，不敢在当地停留，逃来此

地。因听土人说，方才有几个官差强向民家索取轿马，并有两个犯人在内。蓝山心疑那是王、时二人，仗着腿快，跟踪追来。刚到，便见二人被众官差绑在马上走过，因由横里抄近路，翻山而来，路近得多。不知林中伏有救星，心中悲愤，人单势孤，又不敢上前。正想暗中尾随，跟到前面再打主意，忽见埋伏发动，二人业已遇救，惊喜非常，正要赶去相见，恰值一骑逃来，扬手一刀，便自打死。

王、时二人，先在庙中见那苗装美妇暗中示意，人在急难之中，虽然有点动念，但知仇敌势力太大，谁也救他不了，何况一个苗妇。走了一路，早已想过拉倒，万想不到救星来得这么快，自是万分感激。

凤珠救了二人，因恐蓝山泄机，还不放心：后经二人力说，蓝山也说仇敌到处捉他，现已无处栖身，又是孤身一人，情愿跟往金牛峒做一苗兵，永不离开。凤珠总嫌他貌相丑恶，又令折箭为誓，方命苗兵收下，一同回洞，分人移尸灭迹，以防官家看破讨厌。到洞一说，峒主孟雄对于凤珠，早就由爱生畏，有些惧内，又最喜汉家人，虽觉事闹太大，一旦风声泄漏，官家决不甘休，但是木已成舟，无可如何。凤珠知他妒念最重，回时已将话想好，说狗官差对她调戏，如何可恶，才动的手，再一撒娇挟制，用话激将。孟雄一想，事已至此，只得罢了。由此王、时二人便在金牛峒中住下，凤珠每日尽心招呼医药饮食，仍养了两三个月，方始复原痊愈。

蛮峒之中，男女相见本极随便，凤珠年轻少妇，嫁一老蛮王，举目无亲，难得有此两个同种族的英俊少年，日常相见，竟把二人当着自己人看待。便是峒主孟雄，因王、时二人文武全才，知书识字，又听枕边之言，对于二人也极看重。男女双方，不知不觉，日久情生。只为凤珠并非荡妇一流，王、

时二人，更是感恩心重，寄人篱下，全仗主人护庇，虽觉女主人美貌温柔，待人极好，万分感激，并无他念。

哪知过了不到半年，风声越紧，省城将军原是朝中亲贵，威权甚重，一听派去的人连同四名府县派来的护送捕快全数失踪，断定被人劫去，悍妻又在每日絮聒，非要擒到犯人，不肯干休。再说，所辖省境出此大案，官私两面，均下不去，越想越急，一面悬下千金赏格，一面通令各州府县，加急严缉，不论死活，均要寻到下落，偏巧官差途中雇马之事，被土人看去，无心泄漏，事前又有蛮兵避雨之事，蛛丝马迹，实在启人疑心。如非孟雄家财豪富，平日安分，所管苗蛮部落甚多，势力颇大，当地官府虽然疑心到他，不敢招惹，没有往省里密禀，否则，早已寻上门来。

孟雄却是年老怕事，不愿与汉官结怨，每日谈起，便自忧疑。后来地方官不敢明说，却用言语试探，并请孟雄相助，查探这失踪人的下落。凤珠听丈夫口气，当时带着埋怨之意，情势也越紧急。当时动手的人，虽是自己心腹，终防泄漏机密。夫妻二人暗中商量，孟雄本有一处别峒，在黄工岭森林角上，地势极险，又在森林那面深山之中，从无外人敢于出入，内里共有三四百个苗蛮，都是一些犯了蛮峒法规的苗蛮，以及别处部落中掳来的异族，由一个同族苗酋和几个心腹蛮兵率领，在当地森林中，采取黄金和各种珍贵物产，半年一次运往山外贩卖。

同是一片森林，惟独他这小金牛峒松原山，偏在森林一角，却是有山有水，物产丰富，并有一片十多里方圆的湖荡，当中还有一个小岛，风景极好，一面是那亘古无人来往的原始森林，林木最密，十九骈生并列，并有毒蛇盘踞，由前面入林的人，决难通过。他走这一面，形势既险，又有孟雄所派蛮兵

把守，毒矢利害，中人必死，这条路差不多成了孟雄的私产。下余三家土豪，虽然垂涎后山这一角的财富，无奈孟雄势力太大，斗他不过。再说山形地势也太险恶，便是金牛峒的蛮苗，也不敢轻易来往。孟雄夫妇偶然乘兴往小金牛峒湖心碧龙洲赏花避暑，都要带了大队蛮兵，伐木斩草，搭桥开路，戒备森严，才能前往。那险的两处，须用百丈绳梯，缒身上下，因绳太长，遇到风雨暴至，稍一疏忽，便是粉身碎骨，一落百丈。别的不说，单准备这许多上下攀援的用具，便要许多人力，没有走惯的人，能否安然到达还不知道。如由林中取路，更是危险，中间许多大树穴中，都有各种毒蛇大蟒成群潜伏，瘴毒之气奇重无比，稍为走进，不等为蛇所杀，先就中毒倒地，周身紫黑肿胀，不消多时，化为一堆脓血而死。旁边的人，稍为沾染，照样中毒倒地，休想活命，被苗兵看见，还要当成敌人看待，无形中简直成了两个世界。

凤珠因见丈夫忧急，事情也实可虑，便和孟雄说，将王、时二人送往小金牛峒碧龙洲上隐避，协助前派苗酋孟龙管理那些采荒的苗蛮，并教他们识字习武。

孟雄原有此意，因见爱妻和王、时二人情厚，日常相见，忽然遣走，所去虽是物产丰富、风景极好之地，但是相隔太远，以后来往不便，中间还要翻山跳崖，横断森林，连经好些奇险，一个不巧，遇见狮群猛象和别的毒蛇猛兽，便难活命，惟恐少此二人，爱妻心中不快，便自己也和二人越处越好，对于时再兴，更是情投意合，不舍分离，为此迟疑不决。当日越想越可虑，实在无法，正想开口，不料凤珠先说出来，自合心意，立传密令，将二人请来，告知其事，令其改了苗装前往，又派了二十名精悍苗兵，引路护送。

二人虽不舍得主人，无奈风声紧急，只得起身，走时，孟

雄夫妇，假装打猎，一直送进山口，方始饮酒分别。内中王翼，早和凤珠互相种下情根，忽然远别，万分不舍，心乱如麻，因从未当面通过情愫，又当着孟雄，越发无话可说。到了途中，几次登高回望，均见孟雄夫妻，向他挥手，越发难过。时再兴见他目有泪光，想起每日男女相见情景，忽然警觉，心中忧急，且喜双方分手，此去不知何时才得相见，不便明劝，暗中拿话提醒了两句。王翼听出言中之意，也明白过来，二人也自走远，来路已被山崖挡住，只得一同进发，连经奇险，前后走了两三天，方始走到。

在当地主持的首长孟龙，年已六旬，乃孟雄之侄，妻子已死，只有一女，名叫兰花，因其为人威猛多力，当地苗蛮，多是金牛峒发来的苗奴和有罪之人，对他父女最是畏服。孟龙赏罚也极分明，各路要口峰崖，均有蛮兵把守瞭望。为了当地毒蛇猛兽危害太多，那些口子，每处不过三五人虽然防备严密，常时仍不免于伤人。峒规又严，按时轮值，不许退缩。凡是轮到防守的人，都是心惊胆寒，能够到了日期，替代回去，便认为是大喜之事。起初都是些独身苗蛮，后因兰花看他们日常出没森林奇险之区，危机四伏，出死入生，朝不保夕，实在可怜，再三代为求说，准许他们把妻子接去，分班入林，不似以前每日均要犯险，一面又将林中的珍贵药材，移值到湖心小岛之上，以为不时之需。

孟龙只此一女，万分怜爱，平日言听计从，先见所说，都向着那些奴隶罪人，还恐他们就此偷懒，所得不多，被峒主知道怪罪。哪知换了新法，按月轮班入林，去有定时，手下苗蛮，有了家室，不似以前，日常都要与死神搏斗，刑罚也宽了许多，全都感念兰花的好处，劳逸相均，人人努力，不像以前终日愁苦悲叹，常遭鞭打，没有休息。非但每月多得，单那碧

龙洲上药材的出产，便可够数，觉得爱女能干，渐渐由她作主。兰花得到父亲宠信，差不多的事，便独断独行，也就不再禀告。群苗自然比前好过得多。但是，兰花虽讲情理，善用人力，行起法来，更比乃父还要严厉，治得群苗，把她当作天神一般看待。

这时父女二人，同了几个亲信头目，正在花棚底下吃瓜。商计运送山中物产往金牛峒交纳之事，忽接沿途防守的苗人传报，说有两个汉家人，乃老峒主夫妇好友，带了二十个蛮兵，准备来此久居，帮助他父女管理采荒之事，并还带有象牙令牌。孟龙知那象牙令牌，等于峒主亲来。来客是两个汉家人，不知峒主对他，怎会如此看重。这块象牙令牌，如是交与来人执掌，由自己起直到全山苗蛮，均可生杀由心。不知此是凤珠对于王翼关心太甚，再三和孟雄说，他两个是汉家人，又生得秀气，此去久居碧龙洲，恐其苗蛮不服，孟龙人又粗野，万不肯听话，如何对得起人，特将这面令牌交与二人带去。孟龙却当是叔父生疑，派人来此监视，也许还有密令对他不利，所以另外带有些蛮兵。当时闻报，又惊又疑，急怒交加，但又不敢不去迎接。正在悲愤，兰花气道：“我爹爹对叔公这样忠心，为何派人来此监视作对，又是两个汉家人。听说近一二年，叔公对小叔婆越发宠爱。她也是汉家人，来人想是他的娘家亲戚，爹爹只管装病，由女儿代往迎接。说好便罢，说不好，他们汉家人，多半脓包，我先给他一个下马威，真不讲理，欺人太甚。率性日后想法将他杀死，只将同来蛮兵打发回去，决不怕走漏风声，就说来人去往林中打猎，被狮子吃去，也不是没有话说，省得受那外人恶气。”孟龙再三劝令慎重，叔父惧内，弄得不好，便有杀身之祸。兰花力言：“无妨，我自会见机行事，就给他们一点苦吃，也在暗处。”说完，带了